

垂死掙扎集

王得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死去原知万事空』倘若人没有灵魂，这诗句说的就是真实。她那么动人心魄，固然在于诗人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的伟大关怀，然而对个体生命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眷恋，也是内心深处的情愫吧？

王得后 著

垂死挣扎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死挣扎集/王得后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9

ISBN 7-5059-5357-5

I.垂… II.王… III.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9880 号

书 名	垂死挣扎集
作 者	王得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吴 人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357-5
定 价	19.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作者简介

王得后，1934年生人。

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研究馆员。出版有专著《〈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5年再版），《鲁迅心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呐喊〉导读》（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论文集《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花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杂文集《人海语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世纪末杂言》（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责任编辑 / 薛燕平
平面设计 / 王 堃

写在前面

用“垂死挣扎”做这本小册子的名字，一是怀念王瑶先生，二是此时此地实写我的心境。没有丝毫故作惊人之语的意思，也没有丝毫模仿佛古人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雅兴。鲁迅揭示作文的秘诀，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十二个字。我惭愧我没能完全学到，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的确是可以扪心自问的。

王瑶先生垂死念念不忘回到北京大学的镜春园“竟日居”，求个“寿终正寝”。遗憾的是，连这一点小小的最后的心愿，也不可得，竟至于客死上海。一种挣扎的心境，至少在他七十岁后就滋生了的。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我意外得以在他的指导下从事专业的鲁迅研究，略微弥补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报考他的研究生而政审不合格的遗憾。当他离开鲁迅研究室回到北京大学，我可以常常奔往镜春园 76 号他的竟日居看望他，向他请教，聆听他“乡音未改，出语多谐”的谈吐。我常常劝他多写文章。他说：现在青年总说文革耽误了他十年；生命是一样的，我也耽误了十年呀。他常常慨叹，工作效率比以前大大降低了，一天忙忙碌碌，写不出几个字。他几次谈到：现在写文章是垂死挣扎，让朋友看了，知道这个人还活着；不写文章是坐以待毙。他说的时候，并不垂头丧气，不但微笑，有时还发出咯咯的笑声，连握着的烟斗也震动起来。此时此刻掐指算来，他那时刚过七十华诞。他整七十的那年，我们几个学生给他做寿来着，还许愿要给他更

热闹地做八十大寿。谁知道“谋事在我，成事在人”，“人”不给我们这个卑微的机缘！那时王先生很有点“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气度了。每年两会回来，谈起会上的“花絮”，真是“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有一年他刚从两会回到竟日居这个家，晚上我去看望他。进门，问好，鞠躬，应命落座，他就笑着指指茶几上的报纸，告诉我头版一篇报道是暗暗批他的。他在小组会上说：现在开会“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得说”。它说：“说了不说”，——喀喀，哈哈，哈……

王先生含恨谢世十七年了。我也已经马齿徒增，年逾七十，也体会到工作效率奇低的困苦，我没有见过王先生用放大镜的印象，但我开始感觉查字典需要放大镜的麻烦了。退休十年，自问未尝偷懒，我不过年，不过节，不过生日，双休日也照样读读写写，可检点写下的文字，实在少得出乎自己的意料。没想到连“垂死挣扎”都挣扎得这么惨然。

一九六六年夏，在撤销“工作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我获得“解放”；可是，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了，我又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当“支左”的“军宣队”进驻学校，红卫兵在大打派仗，得势的一派使用暴力逼迫我检举另一派，军宣队领导要我揭发指定的别人来减免我的“罪责”的时候，我愤然而又坦然走向“自绝于人民”的子牙河。是天无绝人之路呢，还是生命是这样脆弱又是这么坚韧？从河中到河岸，从傍晚到第二天黑夜，在严寒中一个裹着从里到外湿透了的棉衣棉裤的肉体，左手腕有流血的切口的肉体，竟然被发现，竟然还没有断气，而且被送到一个乱哄哄的医院急救成功。是天不绝我，还是命不当死？我不知道。我记得的是添加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猖狂反攻倒算”的“罪名”，一如我所料的进行了照例的“做戏的虚无党”的大声讨大批判。经过“学习班”的劳动改造，我终于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另类之身重新“混入”“革命群众队伍”之中。

那时候,我暗暗产生了一个愿望,我希望我能活到“文革”结束;我希望我能活到后毛泽东时代,看看我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从小并不迷信;虽然常常对于冥冥中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心怀恐惧,比如害怕自然水域中有什么吃我的怪兽之类。但我生命中的偶然,——奇迹,使我印证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民谚。还在“文革”当中,在我再次“解放”下放车间当热处理工的时候,我遇见了我的救星:李何林教授。他竭尽全力要把我从事实上的劳动改造中解放出来,恢复我“知识分子”的工作。他身为南开大学中文系的领导,未能推荐我进他所在的系工作。他不相信我的劝告,又带我去见领导另一个学院的中文系的他的学生,推荐给她,理所当然,不了了之。他还要推荐我去将要恢复的一个学报当编辑,可想而知,依然无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然而,他终于如愿了。一九七五年底要成立一个鲁迅研究室。他被任命担任鲁迅研究室的主任兼鲁迅博物馆的馆长。要在全中国借调研究人员。他以年逾七十的高龄之身独自一人衔命赴任,把我带到北京。完全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我终于从喜欢鲁迅,业余自修鲁迅,成为专业鲁迅研究者了。这段路走了二十年。在职专业研究也恰恰二十年。退而不休到今天十年。我没有什么研究成果;但我有幸得到几位前辈的教诲和扶持,更有幸认识许多鲁迅研究专家,国内的和国外的,还有幸结识我敬佩的卓有贡献的学者和教授,如朱正的坚实,理群的坚韧,富仁的恣肆,汪晖的渊博,贤治的彻底,孙郁的宽宏,远东的精审。学术是公器。进入新的世纪,时髦的学者和英俊的青年断然认定:鲁迅是属于二十世纪的,胡适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还有以周作人为旗帜的。总之,鲁迅是已经过时了。不过,这也只是一家之言罢了。我是相信鲁迅将依然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心里的。甚至更长。我对我汉族想得逾深,我逾觉得鲁迅的生命逾长久。鲁迅的文字都收集在他的“全集”里

了。鲁迅没有假面。没有假面的人是永远不会倒掉的。鲁迅是不会倒掉的。他早说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这不能混谓之骂。”而名副其实的“骂”，从“猩猩”到“鸟(diao, 上声)”，不过“骂”而已矣。除了“骂”还剩下什么呢？

赵园反复问我：如果有来世，你愿意生在哪个国家？我说：中国。

她还反复问我：如果有来世，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说：研究鲁迅。

我知道没有来世。我不是因为我没有来世，故意说“漂亮”(？)(！)话，故意说“空话”的。这是我的心里话。我生在旧中国，人们叫我“少爷”，我有莫名的厌恶和恐怖。十五岁后我在新中国度过我的青春，中年和壮年，以迄于今的垂暮。我背叛了我的父亲，我不愿意回去看看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祖居，有我六家的祠堂，有我朝夕相对的狮子山，有我夏日戏水的红石滩，有我捕捉小鱼的碧绿的稻田。我不愿意看到它，但我还是甘愿生长在拥有它的中国。我没有仇恨，只有憎恶与轻蔑。我感到无所不在的恐怖，不愿倾诉的苦痛；人心叵测的可怕。我不会“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我不愿意离开这个故园。那怕它是这样的。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喜欢鲁迅，自修鲁迅。我自信我对鲁迅有所领悟，但我自知我不能读得很好，达到满意的程度。鲁迅是个作家，可我没有艺术感。鲁迅是个思想家，可我没有理论思维。鲁迅是个翻译家，我是外文文盲。鲁迅“几乎读过十三经”，我不懂文言文。鲁迅是个革命家，我只能逆来顺受。自然，腹非是有的，无花的蔷薇也有，否则，岂不成为鲁迅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万劫不复的奴才”了。然而心有改革之志，手无缚鸡之力。哀莫大于心不死。这样一个我，怎么能够懂得鲁迅呢！我不过是喜欢鲁迅罢了。当我苦恼、郁闷的时候，翻开任何一篇鲁迅作品，在

他的犀利的抨击中我得到满足；在他的大爱的言说中我得到安抚，我只是怀着感动的心倾听他的心声。现在我才警醒于他的这一自白：“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辮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辮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还有鲁迅论讽刺，说“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然而待到同群中有讽刺作者出现的时候，这一群却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笔墨所能救了，所以这努力大抵是徒劳的，而且还适得其反，实际上不过表现了这一群的缺点以至恶德，而对于敌对的别一群，倒反成为有益。”这是真的：我对于汉民族的特质很悲观。我们有极高的生存智慧；但为了一己的生存是什么也不管不顾的，男盗女娼不过是小菜一碟，“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隐秘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揭露了，我们不是去改掉它，而是奉行它，沿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老路，走到哪里，祸祸那里的一切。我坚信鲁迅的对于我汉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作出的结论：“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但它总有一天会去掉的。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他一定会愈来愈多的认识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必将像鲁迅那样屹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到那时，他会实行鲁迅提出的“自他两利”人我之间的规范，在“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的和平和睦的原则下，建设一个“人国”的地球。

怀着这样的想法，我感念我的师友，断断续续写了一点自己，写下一点无足轻重的念头。因为写在这样的垂死之年，所以有这样的“挣扎”之说。

二〇〇六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二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第一辑 感念师友

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 / 3

——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光彩自现的《李何林全集》 / 13

李何林先生二三事 / 16

王瑶先生 / 20

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 29

李长之老师和鲁迅先生 / 38

世纪老人的声音 / 45

《寻找鲁迅》编后记 / 49

钟敬文老师和鲁迅先生 / 55

“吾爱诸动物” / 63

为启功老师祝寿记 / 66

启功老师的心声 / 70

启功老师的《自撰墓志铭》 / 83

启功老师的“检点平生” / 85

欺人太甚 / 90

附：启功怒斥不法之徒 / 92

拍卖诚信 / 95
拍卖赝品 / 98
遭遇法律 / 101
启功老师的思想永在 / 104
“先生自富千秋业，世人徒将墨法夸” / 107
启功老师的贫穷与富有 / 114
启功老师方圆一例 / 121
敬悼王仰晨先生 / 124
大师兄牧惠的绝笔 / 129
纪念册 / 132
感念中岛碧先生 / 144
感怀伊藤虎丸先生 / 151

第二辑 残生碎片

我一生中的五个偶然 / 163
我的生存困惑 / 175
写给故乡的自述 / 181
我有三个名字，一个名字有四种写法 / 189
审于审我二十年 / 195
我已经死过三次 / 200
我点过的灯 / 209
《〈两地书〉研究》重印后记 / 214
写在《鲁迅注我》后面 / 216

第三辑 说也白说

奴隶语言和奴才语言 / 235
旗袍与迷彩服 / 242
国民性是根本的政绩 / 245

鸟笼的大小 / 248
润土的“老爷”和阿 Q 的下跪 / 250
在苍苍蒹葭的怀抱 / 254
着装问题 / 257
风闻“戏说鲁迅” / 260
为季羨老祝寿记 / 263
再敬吴祖光先生一杯酒 / 266
文章的要件 / 271
保姆的居室 / 274
谁来保护劳动者 / 277
唐装与国服 / 280
我怕故乡又发烧 / 283
从“索薪会”到“走投无路” / 286
善待克隆人 / 290
口罩 / 294
北京的堵车 / 298
SARS 断想 / 301
岂止是龙肝泻胆丸 / 305
导向则不宜 / 308
“仇富”问题 / 312
且说随地吐痰 / 315
分餐制与鞭子 / 318
“不反抗”的前提 / 320
《天下无贼》的“不忍之心” / 323
对对子 / 325
请读一段经 / 328
《新青年》九十华诞和“读经运动” / 334
现在还有几个影评家 / 341

北大“国学” / 344

电影家为人的素质 / 348

中学语文教学与鲁迅 / 351

写在“垂死挣扎”后面 / 355

第一辑 感念师友

一个人的学问、信仰和作为

——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988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的向李何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礼成之后,先生的长公子李豫、二公子李云以及张杰和我,护送先生遗体到火化堂。我最后一次这样亲近他,抬着他移放在火化车上。着意看看他的脸,看看他穿的中国式的新布鞋,以注目礼送他进入火化炉。下午三点,我们把先生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七室。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盒前是周耘精心布置的花圈。

先生终于在这里安息了。

直到先生谢世,我才懂得,在中国,在现在,不但做人,就是做鬼,也还是一级一级制驭着。办丧事有那么多学问,那么多世故。要看那么一些人审核级别的眼光,要听那么一些人质询级别的电话,末了告诉你以什么什么名义送一个花圈,或者什么也不告诉你。我这时才感到惭愧,感到辜负了先生连花圈也不要的遗愿;也惭愧未能领会师母王振华先生的嘱咐。鲁迅的“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的遗嘱,又一次啮噬着我的心,而“不要做什么关于纪念的事情”的遗嘱,照例也还是做不到。

先生是埋在还活着的我的心里了。我可以不制挽联,不介入这传统的斗法场,可我不能不说到他,我不知道先生可曾想过,可愿意在他身后我来说他?虽然我们一直瞒着先生已经确